

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

历史,是曾经的事实。某种意义上,寻找历史,就是寻找自己的内心。

这种寻找,发生在每一支英雄部队。它的现实意义,在于丰盈后人的精神世界,激励他们继续前行。

“神炮中队”,一支两度入朝作战、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,一支被空军授予荣誉称号的飞行中队。

新时代,“神炮中队”转隶至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。他们飞翔在贺兰山

巅,守护着万家灯火。如今,这支部队有了另一个名字——“贺兰飞狮”。

在这支部队,历史早已超出文献资料的范畴,遍布每名官兵的现实生活。在这支部队,想从时间长河中打捞那段光荣历史,需要用心去体会。

从两次入朝作战,击落敌机18架,到1964年被空军授予“神炮中队”荣誉称号,再到如今投身国防和军队改革,创造高原驻训“六个首次”……

时代在变,保家卫国的使命没有变。

如今,“神炮中队”已经成为其所所在旅的飞行二大队。加入人民空军新的战斗序列后,“神炮中队”仍是官兵心中不变的精神坐标。作为部队精神传承的重要窗口,它将光荣历史和“精益求精、追求卓越、集体至上、勇争第一”的“神炮精神”带给了更多官兵。

这些年,“贺兰飞狮”步子迈得越快。主动而非被动,是这支部队在改革转型中选择的姿态。历史让英雄的血

当历史照进现实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

脉流淌在官兵身上,这支英雄部队却从未“躺在昔日的功勋中”而放慢前进的脚步。

“把自己的事做好,是为了更好地融入战斗模块。”该旅政委李武康告诉记者,抓紧自身建设同时,他们正在以积极的状态融入整个作战体系。

近年来,部队定期参加上级组织的体系集成训练和多个大型实战化演习,用一场场实兵实弹的“成绩单”宣告了它

变革的决心。

夕阳西下,从飞机上鸟瞰,贺兰山宛若凝固的波浪,大气磅礴。人民空军成立71周年之际,“神炮中队”所在旅组织了纪念活动。

“我们部队每名飞行员、每名战士,都是一样的。为了保家卫国,用尽所有力气向实战化聚焦。我们必须做好每一个当下,因为这将成为未来的历史。”在这样一支英雄部队担任主官,旅长曹龙

有种特殊的紧迫感。

历史照进现实,现实就是未来的历史。这种紧迫感背后,是新一代官兵的担当: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,他们渴望站出来,全力站出来,能够站出来。

记者手记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

走进“神炮中队”——

“贺兰飞狮”:张开新时代的翅膀

■本报记者 谭靛青 通讯员 王世莹

特稿

“神炮中队”不曾授旗。

56年前,空军授予航空兵某部飞行二中队“神炮中队”荣誉称号,却未授予荣誉旗帜。

多年之后,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史馆中悬挂起一面崭新的荣誉旗帜。这面旗,是上士曹勇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带回来的。

在“神炮中队”所在部队待了8年,曹勇知道,虽然当年没有授予荣誉旗帜,但是一直有面荣誉旗帜悬挂在每名官兵心中。

2019年10月1日,在阅兵式的战旗方队中,曹勇手擎崭新的“神炮中队”战旗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。

天安门广场上,当风卷着红旗吹来,曹勇的视线渐变成红色。手中这面战旗,已经陪伴他训练很久。虽然被旗帜挡住了视线,但他从没有哪一次,比此刻看得更清楚。

这阵风,携着战场硝烟而来,吹得战旗猎猎作响。这阵风,似乎把那段遥远的历史打捞出来,将这面战旗从他的眼前、耳边,吹进他心里。在这阵风中,曹勇遇见了心中寻找已久的那面战旗。

阅兵式结束,在这个让他倍感光荣的时刻,曹勇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“没看到你,光看见旗了!”似乎是怕人多听不清楚,母亲声音很大。

“我也是。”曹勇笑着说,“那就够了。我就在旗的背后。”这句话,他说给母亲,也说给自己。

最强大的力量,却源自最温柔的情感

看着一架架战机起飞降落,是下士谢昕澄夜晚独特的打开方式。几乎每一次夜航,他都默默站在飞机跑道不远的哨位上。

驻地深秋的夜晚,总是繁星漫天。在谢昕澄左边,贺兰山的墨色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;在他右边,战机的红色信标灯向着天际渐渐渐远。

耳边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蓝白色尾焰掀起的气浪,成了他和战机之间为数不多的交流。

“天快亮的时候,太阳慢慢升起来。阳光洒在身上,很踏实。这一刻,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谢昕澄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,“因为又平安度过一天,感觉自己也在保护这支部队,这就是我喜欢站哨的原因。”

保家卫国,人民军队穿越时空的使命。

68年前,年轻的飞行员许秀玉驾着战机来到朝鲜。在朝鲜黄州、沙里院地区,许秀玉与侵略美国空军发生了战斗。那次空战,他第一个击落美军飞机。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航校飞行员,他的飞行时间当时还不到20个小时。

消息传回国内,深深影响了一个年轻人——谢昕澄的爷爷谢江仁。

那年,谢江仁26岁。1949年新中国解放初期,他参加了解放攸县的支援工作和地下工作,却一直没能入伍。没能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,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。



图①:拂晓,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驾驶战机准备起飞。图②:迎着朝阳,机务人员完成起飞前的保障工作。图③:实战演习中,飞行员驾驶战机进行对地靶标射击。图④:旅史馆墙壁上,“神炮中队”战旗静静悬挂着。 陈庆顺、王世莹、文 瑞摄

时间跨越到2014年,谢江仁弥留之际,谢昕澄刚满16岁。那年,他半跪在爷爷的病床前,听到了爷爷对他那句最后的嘱托:“爷爷希望你能参军。”

当年,许秀玉所在部队正是谢昕澄所在部队“贺兰飞狮”的前身——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六师。

驻地深秋的夜晚,是爷爷的遗愿。而留在这里,是谢昕澄自己的心愿。

“在这里,我读懂了一支部队的初心和使命。”谈及留在部队的原因,谢昕澄思考了一会儿,说出这样一句话。

许秀玉的女儿许艾素在一篇文章中,记载了陪许老英雄最后一次看城市灯火的情景:“我陪他顺着楼梯一步一步走下楼,然后,坐上早已等候在病房楼前的卧车,缓缓离开医院,沿着城市环线,一圈一圈地走。他说,‘丫头,咱们的城市真美!咱们的国家真美!’”

也许,许老英雄这句话就是一代代官兵奋不顾身的动力源泉。60多年过去,这支部队从抗美援朝的烽烟中走来,历经数代官兵更迭和驻地转移,但这种保家卫国的志愿,一直在这支部队赓续传承。

“我们是英雄的贺兰飞狮,战火中诞生,战斗里成长,保家卫国建功勋,神炮传人威名扬……”今天的营区,回响着《贺兰飞狮之歌》。在这支英雄部队的官兵看来,成为“狮子”是一种选择。

“为了保护领土,狮子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某种意义上,我们和狮子一样,为了保护家人和祖国,必须不断强大自身。”机务二中队中队长田军说出了自

己的理解。

又是一次夜航,谢昕澄再一次站在哨位上。

远处,塔台的灯火早已点亮。塔台旁的3个车库里,消防车、救护车和抢救车静静地停放着,卫生员陈娇从救护车上下来,看向机棚的方向,机务人员早已开始起飞前的保障工作。

跑道灯亮起,飞行员王骏驾驶着战机轰鸣着刺向夜空。在他的视野里,整个机场渐渐变成一个光点。

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,我一定会站出来。”看着光点里那些默默守护这次夜航的身影,王骏心想。

飞上天空,需要一双怎样的翅膀

穿着蓝色迷彩服,上士王伟背影显得有些消瘦。塔台的灯光闪烁,他一边盯着远方的飞机起落架,一边布置信号旗,协调打开导航设备,通过电台告知飞机机场数据。

“着陆方向由由南向北改为由北向南。起落架好,可以降落。”看到战机顺利降落,王伟身体松弛了一些。

这本是极为普通的场景,直到他慢慢回过头来,镜头定格在他的眼睛上。和记者想象中不同,摘下茶色眼镜,他的黑眼圈有些严重,眼窝深陷,眼神中透着一丝坚定。

从天黑到天亮,他这一天已经保障了数十架飞机起落。

“这两年,机场飞机起飞降落的频

次明显上升。不仅是我们自身训练强度加大,保障任务和其他部队的飞机也越来越多。”长期盯着飞机起落,王伟眼睛有些散光,他一边揉了揉有些干涩的眼睛,一边说道,“训练强度加大,我们部队战斗力也不断提高。想到这些,感觉值了。”

与王伟不同,中士李亚鹏显得开朗多了,他的目光更多看向地面。当金色的阳光洒下,坐了两天一夜火车的李亚鹏踩到了高原的土地。

“即使我只是负责消防保障,也要做好充分准备。”担任场务连消防班副班长4年,他对保障工作有自己的认知。

近两年,他们旅从“春末夏初上高原,寒冬来临回平原”的“候鸟式”驻训,到如今跨年度、常态化轮训;从搭帐篷到适应新装备,新的环境考验着他们,也是官兵们新的“磨刀石”。

部队驻训的高原地区,高寒低氧,地形复杂。不仅对地面保障是一种考验,对搏击天空的飞行员也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。

为了追求更好的训练效果,该旅航理主任陈子龙参考往年训练资料,根据实际地形和训练特点,绘制了详细的航线图;该旅空射主任牛培亮专门向院校教授请教,了解不同地域重力加速度、风向等细微差别,用公式推算航程、导弹空中运行数据……

高原、峡谷、险滩、海洋、密林……训练贴近实战化,必将面临更多复杂的战场环境。怎样训练?如何提高实战能力?这是一道摆在官兵面前的必答题。

走进该旅训练中心,记者寻找着问题的答案。墙上,一幅科技感十足的DNA结构图引人注目。DNA结构图上,标注着详细的图文介绍,记录了在危急时刻站出来的英雄官兵。

如果把这幅DNA结构图看作一支部队历经烽火,仍屹立不倒的“骨架”,那一代代官兵的青春,就是将这个骨架绘成翅膀的颜料。

打开飞行三大队大队长李鹏的训练日志,今年尚未结束,他早已刷新了往年的飞行时长纪录。飞行二大队大队长胡华,在查询自己的飞行时长时,难以置信地再三确认,自己是否真的飞了这么久,答案是电话那头一次次肯定。

历史的意义,是让人懂得珍惜。先辈的荣光和鲜血的洗礼,让官兵们愈加努力。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不断提高自身能力,绘成了这头“雄狮”换羽重生的那双坚硬翅膀。

当“狮子”飞上天空

对奥伦堡这座城市来说,凌晨时分有两种人,沉睡的和醒来的。

对胡华来说,此刻周围只有两种人,中国人和外国人。他知道,这样去划分人群过于简单,但他已经难以抑制心头那份情感。

当晨光微微明亮起来,战机的轰鸣声在机场上空呼啸。战机座舱里,胡华看了眼窗外这个陌生的国度,一种叫思



版式设计:梁晨

第830期